

书画气韵当像生命一样生动

◆ 景在平



艺言堂

南齐名家谢赫早在五世纪所提出的“绘事六法”中就把“气韵生动”列为“第一”。但时至二十一世纪之今日,要把什么是“气韵”和如何才算是“生动”说清楚,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。究其原因,是因为时移事易人替也。谢赫说绘事之时山水画还没出现,把单纯描绘人物画之法则用于所有画种,词义和语意都发生了变化。将说画之法再拓用于书法,就更需要增加“书画同源”之说,从而使原本不易说清之事叠变为无法说清之事。另外的原因就是书画艺术家的思源所限。艺术家创作书画的启思之源概括起来主要有“师法自然”“传承经典”和“借学西方”。这三大思源总的都还是“外求诸师”,在空间上还缺“内生化道”的维度。虽然早已有“迁想妙得”和“中得心源”的说法,但具体凭什么“迁想”以及这个“心源”与那个“气韵”到底是什么关系,也都一直是“众妙之门,玄之又玄”。

本人在长年行医和书画实践中体悟,书画的“气韵”可以落实为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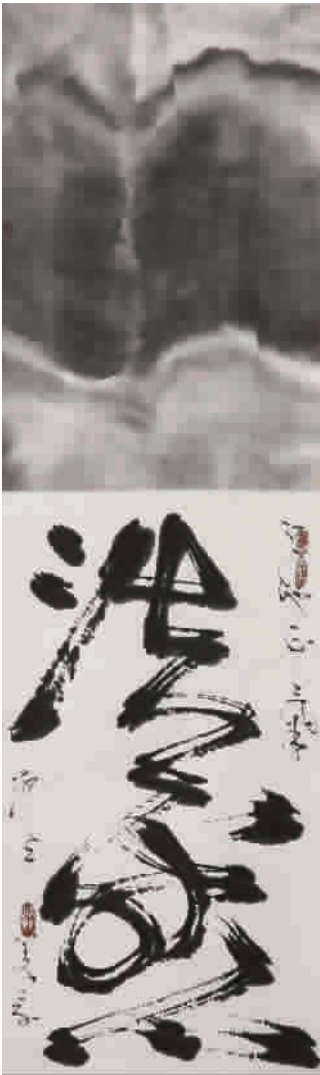
们自身生命的气和韵。这个生命之气的来源十分明确:“五行者,金木水火土也,生五藏之气。”(黄帝内经121页。唐·王冰 原著;吴连胜、吴奇译英文。1997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)。“五谷为养,五果为助,五肉为益,五菜为充,五液为润。气味合而服之,以补精生气”(同上之127页)。金木水火土落实为良滋五味,生“气”之原料可谓充盈充实。接着要落实这“气”如何在各脏器分别生出:“天地之道,阴阳之化。天至广不可度,地至大不可量。天气通于肺,地气散于咽,风气应于肝,雷气动于心,谷气感于脾,雨气润于肾。六经为川,肠胃为海,九窍为水,化注为生之气”。(同上之41页和61页)。生之气乃生命之本,“气聚则生,气散则死”。“气”生出后如何得“韵”呢?“天食人以五气,地食人以五味。五气入鼻,藏于心肺,上使五色修明,音声能彰;五味入口,藏于肠胃,味有所藏,以养五气。气和而生,津液相成,神乃自生,韵乃自发”。(同上61页)气生神韵,天趣妙成。那么这个“韵”是什么意思呢?“韵”在现代汉语中解释为“和谐的声音”。推而化之,在书画中就可解释为“和谐的色调和结构”,在人体中可解释为

“和谐的构造和运化”。“五脏受气于其所生,传之于其所胜。气舍于其所生,死于其所不胜。肝受气于心,传之于脾;心受气于脾,传之于肺;肾受气于肝,传之于心”。(同上105页)。气在人体五脏六腑中的运化是何等神妙和谐。人体就是一幅神妙的书画,就像每幅书画也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一样,不仅要求气畅韵妙,而且还要有其独特的色调和韵味。“肝色青,宜食甘;心色赤,宜食酸;肺色白,宜食苦;脾色黄,宜食咸;肾色黑,宜食辛。辛散,酸收,甘缓,苦坚,咸软也”。(同上126~127页)人生于天地之合,画出于天地之合,天地人合乃书画追求之化境。“天圆地方,人头圆足方以应之。天有日月,人有耳目;天有九星,人有九窍;天有风雨,人有喜怒;天有雷电,人有音声;天有四时,人有四肢;天有五音,人有五藏;天有六律,人有六腑;天有冬夏,人有寒热……地有十二经水,人有十二经脉;地有云气,人有卫气;地有草蓂,人有毫毛;地有小山,人有小节;地有山石,人有高骨;地有林木,人有募筋;地有聚邑,人有腠肉”。(同上771页)人与天地相对应者,恰如书画与人相对应者。书画与人在天地生命本体

的构成上和气韵上达到了高度的契合与统一。由此,书画也就具有了与人体生命完全相合的生命性,而且正是具有了这样的生命性,书画的气韵才会变得生动起来,变得像人体生命一样生动无比!

何物最能体现生命的生动性呢?我体会在人体中血脉循环最能体现生命的生动性。我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每每要进到患者的血管里和心脏里,我通过直接感受心脏的跳动、心电的跃动、心肌的颤动、心律的脉动、血液的流动、血脉的搏动、血压的波动、血象的悸动和血气的流动来感悟人体生命的律动,进而体悟和激荡书画气韵之生动。

血脉生气,气涌血动,血气相同,异名同表,故血脉之生动性即是气脉和气韵之生动性。书画的气韵与人体气脉在生动性的高度上达到了完全的契合与统一。创作者从生命本体中体悟到多少生命的生动性,其所创作的书画就有多么生动。创作者作为一个生命体,其生命有多么生动,其所创作的书画就应该有多么生动。生命之生动乃书画之生动之源,生命有多生动,书画就有多生动!



■ 景在平水墨《浩然》



林距离

书画是带着作者生命气息的。数年前在展览中见到某名家书法,觉其虽天骨开张之霸气尤甚以往,却显声嘶力竭之窘迫,遂与同行者私语:“他看上去力不从心啊”。不料,过些时候痛闻此公驾鹤仙去。

所谓人书俱老,作品也是有年纪的。友人曾示我某名家紫砂壶。我说:“应该不是他亲手做的。”友问:“为什么?”我说:“作者近花甲之年,但这把壶没有体现出这个年龄作者应有的老结,估计是年轻工匠代工的。”知情的友人会心而笑。

我曾留意过一些老画家晚岁的作品,当作品呈现出一种枯竭散乱、力不从心的状况,往往过不了多久老人家就走了。这有别于老而弥坚的老画家晚年之作。如百岁朱屺瞻作品苍茫雄厚,一派长寿健康的气象。早年曾遇一“神人”,他只要看一幅画,不知道作者,就能说出其大致境况。后来明白,对画对人阅历深广之后,皆能为之,因为每幅书画作品都蕴含了作者的生命状态、性格、情绪、见识、智慧、品位。

中国传统书画,它有一个有别于世界艺术的标准,它不仅仅是娱人耳目,也不仅仅是抒发情绪,它有个重要的功能和评判标准,那就是身心修养。古代文人把人的一生作为一个修炼的过程,冀望着经过修炼达到较高的境界。有时候,古人会借助接近这种境界的外物来帮助自己的修炼,譬如“君子比德于玉”,因为玉的特性中有很多方面是与人的修炼标准相似的,“玉温润以泽,仁也。邻以理者,知也。坚而不蹇,义也。廉而不刿,行也。鲜而不垢,洁也。折而不挠,勇也。瑕适皆见,精也。茂华光泽,并通而不相陵,容也。叩之,其音清搏彻远,纯而不杀,辞也”。

那么中国古人更是如此要求书画的。朱景玄《唐朝名画录》把画分为“神、妙、能、逸”四品;清代黄钊《二十四画品》所谓“气韵、神妙、高古、苍润、沉雄、冲和、淡远、朴拙、超

脱、奇僻、纵横、淋漓、荒寒、清旷、性灵、圆浑、幽邃、明净、健拔、简洁、精谨、俊爽、空灵、韶秀”等,这些形容词同样都可以用到为人的境界上去。

所以,以古人看来,一个人的书画作品基本能反映一个人的修炼境界。当然,这不仅仅指生理状态,否则就变成体育比赛了,而是身心的状态。

一个经过专业技巧训练的人,处于生理心理上佳状态,当然有利于创作出最好的作品来。但这并不是说,身体状况不好就一定创作不出好作品。艺术作品更是思想的产物。思想的强大、自由以及智慧,能弥补生理的不足,帮助艺术家寻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和方式创作出好作品。反之,纵然健康得“吃嘛嘛香”,也无济于艺术创作。

以人生修炼为目的和标准这一中国书画的精神,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,其价值远未得到充分认识。然而,它也有它的局限性,由于过分强调了和谐的境界,以至于可能会无视或故意压抑痛苦的表达。如徐青藤、八大山人的作品,在他们的时代都被归为“野狐禅”。试想,若梵高、蒙克、毕加索等生于中国,估计就更不受待见了。

艺术是人类的虚拟,但这个虚拟却需要最真实的表达。酸甜苦辣、喜怒哀乐,皆不可伪饰,因为只有充分认知人类自身的问题,才有可能解决问题,无论艺术、文学还是其他人文学科都应如是。回避困苦的修炼,只是自欺而已。只有直面困苦,化解困苦,才是真修炼,才能进入艺术的自由王国。

看画『算命』

◆ 林明杰

凡事求大不算好心态

◆ 大壺



艺壶春

石渠宝笈展里最打动我的画是周文矩的《重屏会棋图》,画小,一平尺左右的样子,却是随性为之而精妙绝伦,想来南宋的马和之与清朝的禹之鼎就是在其基础上发挥出来的画风。看这个大展的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冲上河图去的,上河图是幅风俗画,也是一部传奇。大多人不是看画,是看传奇的热闹。宋画整体水平高,上河图算不上最好的画,但绝对是幅最有故事最有名气的画,有名气有故事对不懂画的人来说很重要,否则,他们在展厅里会很没劲的。宋画我最喜欢的画家是梁楷,没有大画,但每幅作品过目不忘,如纯酿令人回味无穷。

国画适合尺幅小,小的容易精妙,大幅国画则容易粗劣。石涛的画超过三平尺便不太有精品,陆俨少也是,大画火气大,构图造作,几乎没办法看,只有那些尺页上的逸笔草草直追元人,甚至比

元人还要内心自由。关良没有大画,他那种个性化很强的笔墨画大画是要出事的,听说在他故世那年,北京有画商选择沪上几位重量级画家每人画十张四尺整张以上大画,到关良这里说不能超过四尺对开,也就是最大只能四尺对开,润笔费减半不要紧,画商只得妥协。

时下流行大画、大画室、大展。展览时见宏篇巨制,猛一看有吓人的效果,仔细观来,内涵缺失,经不起推敲,除了大之外内容是空洞的。大画室是艺术市场繁荣的那几年在京城流行起来的,京城北漂的画家多,厂房改建的艺术园区也多,能卖掉点画的为了装点门面热衷搞大画室,不一定画大画,但画室一定要大,不一定适合自己的创作习惯,但大是必须的,如此可证明自己在这个领域是成功的,就算经济上有点吃力,也要硬着头皮上。笔者孤陋寡闻,亦听闻京城最大的画室有两个篮球场这么大,在里面的画家用升降机画山水。上海搞得最

大的也有几千平米,朋友上周在我处喝茶调侃说这种画室已非中国最大,已是国际最大了,谁在里面创作,作品国际化不国际化再说,自我身份认定已到国际级大艺术家了。

美术馆越造越大,小画挂里面根本看不见,大画则粗制滥造,一些省市的美术馆公共空间比展厅还大,目的是想玩大气派,专业水准低下,其实是土鳖心态。有的展览作品滥竽充数,却要冠名某某大展。有的朋友认为一辈子不搞几张大画不算大画家,真是可笑,尺幅大从来不是最终诉求,好才是。也有人又说大又好岂非更好,我要告诉你们的是,又大又好的中国画好的概率非常小,实践水墨作品里有的是大画,但其绘画性和艺术含量真不如近现代大家的一张小品。

形式上、表面上的大解决不了问题,只有在境界上的开阔即使微小也能见博大。凡事求大不算好心态,大容易粗糙,好大喜功哪里抓得住事物的本质。

■ 重屏会棋图

